

軍隊的女兒

中国当代
长篇小说藏本

ZHONG GUO DANG DAI
CHANG PIAN XIAO SHUO
CANG BEN



邓
普
著



I247.5/211+1

2008

軍隊的女兒

鄧 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军队的女儿/邓普 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

ISBN 978 - 7 - 02 - 006489 - 2

I. 军… II. 邓…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9752 号

责任编辑:吕丁丁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罗翠华 责任印制:张文芳

军队的女儿

Jun Dui De Nü Er

邓 普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73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7.125 插页 3

2008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ISBN 978 - 7 - 02 - 006489 - 2

定价 1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新中国成立至一九六六年,是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出版的一个高潮期。十余年间,有大批作品问世,其中数十部影响广泛,极一时之盛。这些作品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以满腔热忱和质朴的表现方法,讴歌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等不同历史时期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代表了那一时期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以特有的魅力,影响了几代读者,经历了时间的淘洗,流传至今。为了较完整地展现当代长篇小说发展的源流和那一时期的长篇小说创作面貌,我们特编辑出版“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丛书。

一、丛书以我社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选拔本”和九十年代出版的“红色经典”系列作品为基础,尽可能地集纳更多的优秀作品。

二、丛书作品出版时间,大致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五年之间,个别多卷本作品的出版过程较长,超出了这一时段。

三、由于多种原因,一些作品曾有多种修订本,此次出版,选其较优版本,并参照其他版本进行校勘。

四、谨向对丛书出版给予支持的作者、作者亲属和有关出版单位致以谢忱。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4年12月

增 补 说 明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丛书(32种)自二〇〇五年出版以后,收到良好的社会反响,广大读者和专家对这套丛书在当代文学史和出版史上的意义和价值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同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为此,我们对新中国成立至一九六六年间出版的长篇小说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和梳理,并听取了有关专家的意见,在原有品种的基础上增加了十余部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使“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丛书对那一时期长篇小说创作面貌的展示更加完整和全面。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7年12月

春天的早晨，弥漫在湘江两岸的夜雾刚刚散去。

乡村的小渡口和岸边的马莲草、晶晶莹莹的露珠和开始吐出芬芳的野蔷薇，全都笑咪咪地迎着从仙鹤峰升起的太阳，反射出一片红艳艳的、灿亮夺目的色彩。湘江两岸的柳树林在度过了令人悒悒不快的冬天以后，拼命吱吱地吮吸着大地的乳汁，抽出了数不清的新枝嫩芽。那些米黄米黄的槐树花，好像金色的烟霭，笼罩着大刘庄的池塘、茅舍、牛栏、茶园……把镇上中学的洁白粉墙染成一片橙红色。

快乐而调皮的东南风摇曳着所有能够摇动的树梢，发出喧哗的欢笑，然后在水平如镜的湘江吹起欢乐的涟漪，向很远很远的地方荡去……

要是能变作一阵风，那该多好哇，张开翅膀，想飞到哪儿就飞到哪儿，什么理想都能立刻实现！可惜不行呀，眼下刘海英要渡过这条湘江，只能等候独脚的二虎伯伯的渡船。二虎伯伯还在对岸慢吞吞地岸着舱里的积水，唉，他不知道人家有多么紧要的急事赶着过江呢。

怎么不是急事？一九五二年，祖国千千万万的优秀儿女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向抗美援朝，走向军事干部学校，走向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队列。那么多人都是“优秀”啦，可她光是送人家去“优秀”，没有轮到她，唉，多泄气哪！

现在，她的机会到底来了——她可以到遥远的、神秘的、茫茫

无边的新疆草原开拖拉机,那是个多么辽阔而豪犷的地方啊,况且又恰巧是爸爸要她做的事情。十二年前,爸爸在光荣牺牲时写信给妈妈说:“……旧中国好像暴风雨中的破船,我们的孩子一定会生活在新的时代,拖拉机将要……”一定是“将要”由她驾驶,她早就有了这个伟大的理想啦。关于理想,老师(也就是妈妈)说过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年轻人应该有崇高的理想,应该把青春献给祖国!”可见,妈妈一定是同意她去新疆开拖拉机的。现在最紧要的事情是赶快去报名,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海英就是中学女校长牟兰同志的独生女儿,“今年十五岁,一天都不短。”有这么些年龄也算不简单哪,可是要论她的模样,咳!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喽。乡亲们都认为她是个模样很可爱的女孩子,只有她自己才为模样伤透了脑筋——人家初中三年级的女同学,脸颊都露出一点点年轻人的棱角啦,可她还是圆溜溜的,像个正在树上长着的淡绿色的苹果。她也并不是没有在背地里拼命捏她的鼻子,就算捏得红通通的,可这个倒霉的鼻子还是那么调皮地翘起来,没有半点老成持重的样子。至于她那两条小辫儿,更是短得甭提了,根本就不像个大姑娘那样柔软地垂在肩膀上,而是在齐耳根的地方就弯弯地向上倒竖起来,活像两根钓鱼钩。这算什么长相啊,又娇小、又秀气,一定是因为有这些缺点,那些伯伯、叔叔、奶奶、婶娘,还有什么的,总是爱把她搂到跟前问长问短,好像她还不是一个读过世界历史、懂得地球在一万年前发生过什么变化的中学生。提起这些,她就气得满脸通红。可是这怪谁哩,生成这样,就只好这样了。

二虎伯伯的渡船摇过来了。这个缺了一条腿的独脚老人,威风凛凛地站在船尾,湘江上刮风起浪他也是这样。很少有人会用金鸡独立的姿势挺直腰板摇橹,但老人连大气都不喘一口便可以将渡船摇过一里多宽的湘江。

二虎伯伯的那条腿,是十二年前跟着海英爸爸打游击的时候

负了重伤锯掉的。爸爸是在皖南事变时牺牲的。海英每次坐二虎伯伯的船过江，老人总是抚摸着她的头发，用竹篙量着老战友的女儿，从乱蓬蓬的长胡子中发出愉快的笑声：

“噢噢，小海英又长高了一点儿……”

小海英、小海英，就是二虎伯伯这样喊起来的。别说同学们啦，连妈妈也这样喊她——只有在课堂点名，才正式叫她刘海英。

“二虎伯伯，从今天起别再叫我小海英啦，不小啦。”

老人弄清楚了取消这个“小”字的原因，原来是小海英要去报名参加参军，他咯咯地笑得浑身抖动起来，差点儿没噎着……

“二虎伯伯，快别这样。”她揪着老人家的衣襟苦苦恳求着：“这么多人来坐船啦，别笑，别笑……”

“好吧，好吧……”二虎伯伯真的不笑了，不知道怎的，这时他皱起又粗又浓的白眉毛，不满意地摇着头，嘟哝起来：“吓，我那寡嫂子也真是……孩子还小嘛！”

海英真想告诉老人家，是她瞒着妈妈去报名的，不是妈妈让她去的，后来她到底还是拼命憋住。也许因为这个原因，她涨红了脸，有点发慌，不知怎么说才合适：

“暖暖，二虎伯伯……你怎么啦，我还要回来的呀……我一定给你补好那件夹袄才走……”

听了这话，老人有点发黄的眼睛蒙上了一层阴影，脸色也沉下去了。他没儿没女，老伴也去世了，这两年的衣服全是海英给他缝补的。按说他是个荣誉军人，岁数也大了，区政府早就劝他退休养老了。可是他听了“退休”这两个字就要骂人：“胡扯！光拿钱不干活，当二流子吗？”他最瞧不起二流子，因为二流子有些当过黄狗子。海英常常一面做着针线活儿，一面津津有味地听老人家讲当年打鬼子和黄狗子的故事。这些故事，通常都讲到她爸爸，甚至是被老人明显夸张了的：

“……那些黄狗子，最害怕新四军那个‘指导委员长’——我们

叫指导员，就是你爸爸——他们说，这个委员长跟那个委员长不一样，能文能武，会说日本话，打枪百发百中——要打眼窝就是眼窝，要打上唇误不着下唇……

“可是日本鬼子不信。他们说，中国人不会有这样的圣贤豪杰，太君才大大的有……”

“哼，有一回，指导员带着我，换了鬼子兵的衣服，偷偷混进了鬼子的王八壳。他一进门，就大声说：‘泥红喽，壳要大，鸡和米漏啦。’唔，意思就是‘天皇保佑，武运长久’。哈哈，你爸爸那口东洋话把鬼子哄得蒙头转向，都把他当做新调来的军曹，哗啦哗啦说开来啦。有个鬼子，还给我一根纸烟。呸！那算什么烟，他们穷得连烟草都没有，准是用马粪卷的，所以抽起来比放屁还臭。不过我还是装成要接的样子，让他走近点，猛一个扫堂腿把他绊了个四脚朝天。跟着，指导员的二十响就嘟嘟嘟……”

二虎伯伯这样的故事很多很多。他讲完指导员怎么领导炸桥，又讲他怎么单枪匹马舌战搞摩擦的国民党的师长；甚至刘义生同志——海英的爸爸哪年哪月怎样遇险，怎样跑到中学，女教师牟兰怎样把他藏起来，后来他又怎样和牟兰结了婚，结婚那天刚好有情况……他全都知道。

讲呀讲的，讲到夜深，小海英就在二虎伯伯打鱼的草棚里睡着了。这时，老人多半拈亮了昏黄的豆油灯，长久地盯着小姑娘美丽的脸孔：那宽阔的前庭、那晶莹的双颊、那玉石般的鼻子、那睡梦中想笑的小嘴唇……嗨，日子过得好快啊！小海英生下来的第三个月，牟兰老师就病了。这个娇娇嫩嫩的女教师，又没有带过娃娃，又要常常跑情况，身体又单薄，实在难哪！小海英就是他的老伴用米糕喂胖的。如今，她长大了，长得多么像牟兰老师和去世了的指导员——不光模样像，连性子也像——她爸爸是条硬汉子，又是个有见识和有学问的人；她妈妈虽说温柔文静，可实在是个有主意的女人，勇敢坚强呐！知道她在那些黑暗年月战胜过多少困难，就懂

得她是多么了不起了……

渡船靠了岸，乘客都走光了。二虎伯伯让海英留下来。他困难地蹲下独腿，哆哆嗦嗦地在舱洞里摸呀摸的，摸出了一个日本军用背囊。他把里面的东西全倒在尽是烂泥浆的船板上。

“把这帆布兜儿拿去。这是战利品，你当兵，正用得着。”二虎伯伯的眼睛湿润起来，一下子像老了很多。

“二虎伯伯，你留着好吗，我有哩……”

“拿去！”老人不知道为什么生气了。过了一会儿，他才恢复奕奕的神采，慈祥地说：“孩子，你要出远门了，二虎伯伯是个粗人，不会讲什么文理。可是你得记住，现在这个江山不是捡来的，是用血打出来的。再难的事情，也没有比这难呐！……”

“二虎伯伯，我记住你常常说的那句话啦，‘要直着腰板走，像条汉子！’就是说，死了也不能变心！……”

“哎哎，我多会儿跟你说过这些话？女孩子家……好，好，说过，说过，你还是多想想你爸爸说的那些话吧，那才是真正有学问的话。”

“嗯。”

二虎伯伯最后用洪亮的声音，严厉叮嘱说：“你是革命后代，到了我们队伍要有出息！……噢，哈哈，去吧。”

湿漉漉的、到处是水潭的公路，驰过一辆辆挂了红布标语的大卡车，车上载满了戴着光荣花的参军青年。嘹亮的歌声从卡车飞出来，无遮无拦地向绿色的田野和远远的蓝色山冈飘去：

千里迢迢，
万里遥遥。
我们不怕戈壁茫茫，
不怕瀚海滔滔。

我们走向生活的征途，
走向阳关大道。
再见吧，妈妈！
再见吧，美丽的童年！
再见吧，故乡……

“暖——停停，暖——搭车……”

海英对着每辆汽车叫喊着，可是连最后一辆也都按着喇叭、绕着弯躲开了她，那些驾驶员还笑嘻嘻地向她招着手，却头也不回地溜烟跑掉了。她叹了口气，抖掉灌进雨靴里的泥浆，决心上路了。

好一会儿，一辆装满行李的老道奇卡车，从后面赶上来。它哼哧哼哧地爬上了坡，准是着凉啦，发动机又打喷嚏又咳嗽，水箱盖像开水锅那样冒出蒸气，所以用不着海英叫喊什么，它就自动停下来——司机到小溪边提水去了。这时候海英看见驾驶室上还坐着一个人，她快乐地大喊起来：

“叶——华——，叶华，你运气真好，搭上车啦。”

“暖呀，我当你变卦啦，原来你在这儿呀，快上车吧。”

叶华是海英最好最好的同学，只比她大两岁。可是叶华就像吃一碗米饭长一寸骨架，长得像黄杨树那么高大。脚上老穿一双男人的球鞋，而且也像男同学那样，从穿孔的鞋洞里冒出豆豉的气味。只有一点和这壮实的体格不相称的，就是她老拿不定主意。这次参军，她们两个人商量好了，如果海英不去，那叶华是绝对不去的，就算新疆好得像在画片上看到的那样，她也不干。因为“我离开你简直不行，嗯……解答代数题，我没有你，行吗？何况到新疆，恐怕比代数要难。”还有一点，就是她不能看见海英被人欺侮，如果哪个坏小子胆敢跟海英开个不礼貌的玩笑，你瞧她吧，简直凶得像只老虎，连足球队员都害怕她。

“叶华，这车子能坐吗？”

“能坐。他要撵，我们硬不走。”不过叶华否定了这种设想，热

情地说：“他不会捧的，这人可好啦。”

驾驶员提水回来了。哎呀，他真年轻，顶多十八九岁，好像还有点娃娃味。不过他那戴军帽的样式和不慌不忙的动作，一眼就能看出是个老兵。也许就是长大了的“小八路”吧，真的，腰里还挎了支盒子枪哩。

“同志，能让我搭车吗？”

驾驶员眯细着眼睛上下打量了一番海英，装模作样地逗弄说：“你叫声解放军叔叔，我早就答应了。”

海英觉得这真是好笑：“嘿，你这么丁点儿大，也能当叔叔？”

驾驶员不动声色地向水箱里注着水。完了，他顶认真地说：“既然连叔叔也不愿喊，你就走路吧。”

海英气冲冲地跳下车来。“走路就走路。你这人呀，一点儿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也没有。”

司机把严肃的脸孔一抹，立刻就露出又活泼、又诙谐的神气。他嘻嘻笑着，一把抓住要跑开的海英，连请带推把她塞进狭小的驾驶室里。

“行啦，行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原则性，一点都不能含糊。你到哪儿去呀？”

“进城，参军。”

“嘿，你也参军？啧啧，咱们那里的子女学校还没开办哪！”

“你得了！”叶华抢白了司机一句，跟海英揭他的老底：“你刚才还告诉我，你是十三岁参军的……海英，他爸爸就是招收参军青年的林团长。”

“瞧你啰嗦的，像只下蛋的母鸡。我和你们不一样，我是从小跟父亲在一块，吃解放军的奶长大的。”

“母鸡？哼！你知道她爸爸是谁？”叶华轻蔑地瞥了司机一眼，为自己的好朋友大大地争了口气：“她的爸爸是个鼎鼎有名的烈士。”

“烈士！”驾驶员立刻尊敬起来，为了表示这一点，他从帆布兜

里摸出几个大梨子，分别塞给海英和叶华。

“吃吧，吃吧，我请客。对烈士的女儿，更要注意原则性，不能含糊。”

汽车在滑漉漉的、满是水潭的公路上闪来闪去，时而厉害地颠簸着。小海英认为，要不是这个小八路驾驶，这辆丑陋得像长满疥疮似的老道奇，早就摔到沟里了。因为对驾驶员有了很大好感，她倒觉得坐在这辆破车上，跟坐在二虎伯伯的渡船上那样令人放心。他们很快就像老相识那样谈起来了。

“你爸爸真是团长吗？”

“嗯。”

“你真是十三岁参军的吗？”

“还稍微多一点，快十四岁。”

“你回去告诉一下行吗？你就说……”

“说什么？”

“你说，报告爸爸，有两个女同志……”

“真是胡来！”

“什么胡来？”

“唉，还当兵哩，浑身老百姓气味。”司机诚心诚意地指出她的缺点：“当了兵，不兴再喊什么爸爸、爸爸的。他是上级，我是下级，我叫他林团长，他叫我林班长……”

“有——立正，敬礼，对吗？”

“那倒用不着，可以随便点儿。”

“嗯……”海英想起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十三岁参军，你爸爸就同意啦？”

“同意啦，他还认真严肃地对我说……”

叶华抢着说：“我的儿呀，乖乖去吧，以后可得自个儿洗脸……”

“瞧你说的，咱们解放军还有那号子抹鼻涕的软骨头？”

“叶华，你别打岔。他到底跟你说什么呀？”

林班长神秘地眨了眨眼睛：“他跟我说，锄头虽小千万活，秤锤虽小压千斤。一个人，不怕年纪小，顶怕没志气。”

海英听了这句话，羡慕得直撇嘴：“真好，说进我心坎儿里啦。”

他们一直这样谈着，到了长沙城的大桥，汽车因为要到火车站送行李，这才分手。

二

对于海英来说，生平最荒唐的事情，莫过于这天报名参军了；最失望、最难堪，也可以说最丢脸的，也恰好是这件事情。

新疆军垦招聘团设在长沙城北的一所学校里。天哪，这里简直是人山人海。学校的外墙，挂着几幅巨大的画着机械化农业的油画，那上面，驰骋在田野里的天蓝色拖拉机和在金色麦海中航行的红色康拜因，吸引着成百成千的人。学校里，锣鼓喧天；校门口，人头攒动。她们费了好大劲儿才挤进办理报名手续的行列。又过了很久，叶华算是顺利通过，到后面院子检查体格去了。可是轮到海英挤到办公桌前，人们都嘘起来，因为她跷起脚跟儿量身高，就这么着，也离标准高度有五厘米，差远啦。办理报名手续的干部含笑地将她拉到一边说：

“别胡闹吧，你太小了，下一个。”

“我怎么不行？我决心……我要……”

这真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海英急得满脸通红。她激怒地推开旁边的人，冲到桌子跟前，大声地争辩着、申明着。可是报名参军的人嘻嘻哈哈地把她挤出行列，她根本没有机会说明什么，便被一个戴眼镜的女工作人员牵着手，带到布告牌跟前：

“请你好好看一看布告。”

看了招聘布告，海英差点儿没哭出来。那上面写着各种各样的条件：头一条是年满十八岁，还要实足年龄。照这样说，她还得再等三年；可是还有其他条件哩，高度、体格、家长意见……

布告上所有这些规定没有一条海英够得上。她每看一条，都得吸一阵鼻子，气哼哼地嘟囔一会儿。后来她看到布告的最后署名“招聘团团长林华昌”，猛然想起这就是林班长的父亲，便大发牢骚了：

“哼！你这个林团长，可真是不像话！”

“哦？……啊啊，干吗不像话？”

在布告牌不远的地方，站着一个穿着一件旧军衣的老军人。他的头发已经斑白了，被风霜打成酱紫色的脸膛上，像粗糙的花石的磨盘那样布满了皱纹。有些皱纹将他宽阔的面颊刻画得威武而严肃，有些则使他经常露出慈祥的笑容。他弄到了两箱顶好的蜜蜂，此刻正在用一顶破毡帽将蜂皇后罩起来，数不清的蜜蜂便团团地爬在毡帽的周围，拥成一堆非常奇妙地倒悬着的、仿佛随时都会坠下来的糖浆。他将装蜂的帽子放进蜂箱里，走了过来。

“小姑娘，你干吗骂他？”

“养蜂的老爷子，你知道这个林团长在哪儿吗？”

“知道。”

“他这人……嗯，讲理吗？”

“讲理，讲理，”老军人奇怪了，“你要讲什么理呢？”

“嘿，他呀，真是自私自利！”

“啊？”老军人好像没有听清楚，“什么、什么？”

“自私自利，就是……一种很大的缺点。”

老军人竭力忍着笑，装得怪生气的：“老天爷，这真是岂有此理。小姑娘，你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

“他让他儿子十三岁就参军啦，可是我这么大了，却不行。”海

英说到这里，有点火啦，“这不明明是自私自利吗！”

老军人大吃一惊，呆了。“小姑娘，你打哪儿知道这个秘密？”

“反正，不会是假的。”

“对对，咱们现在走吧，到办公室去。”

原来，这个“养蜂的老爷子”恰巧就是林团长本人。这件事情，算是顶顶糟透了。办公室里所有的人都笑起来，从车站回来的林班长笑得噎了一口茶水，捂着背像呕吐般咳嗽着。只有那个戴眼镜的女干部周玉珍没有笑，她严严板板地批评着：“没有礼貌，这是团长！”这么着，海英就更以为闯了大祸了，但是既然见到了团长，好歹都要说通。

“团长，饶我一回吧。参了军，我再不胡说了。”

老团长还在那里呵呵地笑得合不拢嘴。女干部李维丹像大姐姐那样亲切地把她搂在怀里，生怕她吓坏了，不断地安慰着。

显然，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小姑娘，因此小海英最初的不安，用不了多久便平静下来。只是参军这件事情，却很少有希望。

老团长说：“再过三年吧，咱们一定欢迎你来。”

海英苦苦地纠缠着：“老团长，你就答应了吧。要不，”她拍拍坐着的沙发，耍赖了，“我就在这里过夜，不回去了。”

老团长倒也很愿意留下这个小姑娘多谈一会儿：“你多大了？”

“十八岁啦。”海英鼓起了勇气撒了个谎，像捏着个臭蟑螂那样，心里怪不好受。

“唔，十八岁？根本不像，太矮了。”

“怎么矮？十八岁的人，难道比十三岁的人还矮么？”

“你哪里像十八岁？十八岁的大姑娘，该有根长辫子了。”

“这也不算短啦。”她窘惑地把辫子揪了揪，明摆着，这两根鱼钩再怎么说是长不了。可是，不是有人比她的头发还短吗？她指着周玉珍说：“你们看，她要是梳两根辫子，保险像把糍糊刷子，可更短啦……”

满堂哗笑起来，人们给小姑娘逗得大乐。只有周玉珍又好气又好笑，她倏地站起来，一转身便走出去了。

老团长好不容易抑制住笑意：“好吧，好吧，咱们该谈谈正经事，你为什么要参军呢？”

海英眨着明亮的眼睛，不假思索地说：“一个人，要为崇高的目的而活着。”说这句话的时候，显然是摹仿了某个教师的口吻和动作，然后，她又加上自己的见解：“不参军，哪来的崇高呀？”

“你活着，该好好读书。年纪还小嘛。”

“嘿，年纪小有什么，秤锤虽小压千斤哪，这是你说的。”

老团长吹起胡子了：“我？我根本没有给你说过什么秤锤。小孩子人家，尽撒谎。”

海英急了：“怎么是撒谎？你跟你儿子这样说的呀。喏，林班长十三岁参军，你就这样教他，怎么不能教我？”

这句话把老团长说得惊愕了。这小姑娘到底从什么地方了解得这样详细呢？

后来是林班长解开这个谜：“这小把戏真厉害。才坐了一趟车，什么情报都搞到手了。你，叫什么名字？”

“刘海英。”

“对对，那就什么英吧。等等，我给你搞点吃的。”

林班长飞快地跑出去，弄了一包水果糖来，但更主要的是把登记参军的报名册带来了。他把报名册塞给李维丹，向她眨着眼，李维丹懂得这个意思了。她心里想，把这小姑娘收下来多好啊，她的宣传组正好缺一个助手。她把名册打开，掏出钢笔来：

“团长，现在给她办手续吗？”

团长沉吟不语。后来，他郑重其事地说：

“小姑娘，我出三个题目，如果你都能答通，就可以办理手续了。”

“难吗？要是考高中的数学，我可不行。”